

时评杂谈

为老当自尊

近年来,不断从媒体上浏览到老年人触犯社会规则、挑战公序良俗的负面信息。最早的案例是被救扶的老人赖上施救者,以至于催生在大街通衢“碰瓷”这个行业,好在城市普及了监控探头,断了“碰瓷”者的财路。这几年广场舞大妈大爷抢公共场地抢占交通要道、噪声扰民引发社会矛盾的新闻多起来了,今年6月青岛的暴走团老人无视交通法规,长期侵占快走道暴走健身的任性之举。前不久,洛阳王城公园的广场舞大妈大爷抢占灯光球场和打篮球的青年发生肢体冲突。而日前往飞机发动机里撒硬币“祈福”的老太做得更离谱了,她的无知和任性,硬是闹出了一个公共安全事件,致使航班延误五六个小时。

于是,就有媒体和学者发出喟叹:这些老年人怎么啦?如此“老不熄火”想干什么?这些素质很绝对,也很片面。是以个别的、偶然的、突发的社会事件概括普遍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矛盾,是以偏概全的常识性误判。以年龄段来划分社会成员

的处世态度、品德操守、行为举止是不科学的。一般而言,老年人饱经社会和人生的历练,谙熟人生的规则,有比较正确的生活和处世态度。平平静静地安享晚年,是多数老年朋友的行为准则。他们在修身立德、爱国爱家、节俭奉亲等方面都是给后代做出了表率。

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后,国家把尊老、敬老、爱老,使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作为社会秩序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社会风尚等方面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尽管如此,为什么会有“老年人霸道”、“老年人耍横”、“老年人任性”的汹涌舆论呢?这就需要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几个方面加以考量。

当今“逾矩”的一些老人,或许曾是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曾经在“阶级斗争”第一线冲锋杀杀,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思想行为在灵魂深处根深蒂固。他们并未在思想解放、改

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经受洗礼,更未与时俱进地修正人生的坐标,调整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而是沉浸在“时代宠儿”“天之骄子”的幻梦中,稍不称心如意就固态复萌,拿出当年的脾气,挑战社会秩序,挑战公民道德。

当今“逾矩”的某些老人,都是吮吸公有制稀薄的“奶汁”长大的,吃惯了“大锅饭”,享受到了平均主义的诸多好处。在他们眼里,一切资源都该姓“公”,既然姓“公”,他就应该无条件地享有无偿地占有。一些下岗、退休人员,农村进城收入低的人员,因待遇和他人存在差距,面对物价上涨,看病难看病贵、子孙教育费高昂的生存环境,逆反心理蔓延滋长,罔顾法规,占据曾经属于“自己有份”的资源的行为,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就做得理直气壮了。

当今“逾矩”的一些老人,曾经掌握过资源分配的权力,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对大权旁落很不甘心,倒把“老有所为”“发挥余热”记得滚瓜烂熟,时不时以

自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匡正日益变化的社会现实,总爱对大政方针、社会发展指手画脚,对自己的社会待遇斤斤计较,一不合意就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有的甚至闹出有违社会安定和谐、引发公众议论纷纷的动静来。

不管从统计学角度计算,或是抽样调查,“逾矩”的老人所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微乎其微。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无视问题的客观存在,因为用道德标高和人生楷模来要求老年是文明社会的共同愿望。当今社会,我们既不能“宠坏孩子”,也不能“宠坏老人”。在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环境里,老年人应该自尊自重自爱,最起码的要求是做遵纪守法的模范、遵守社会秩序的模范、文明礼貌的模范、传承优良家风的模范,至于其他的要求就别太多了。俗话说“人到老年万事休”,余生也短,老年朋友们,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吧!(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感悟生命

心中那条路

乡下是羊肠小路,城里是宽阔大道。乡下的路泥脚印盖着泥脚印,城里的大道一尘不染。走在繁华的城里,心里总念叨乡下小路。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路,路上满是浓浓的乡愁。不知多少次,我面对灯红酒绿的大都市怅然若失,我时常迷失在霓虹灯里,找不到回家路,进城这么多年,而乡下小路却在我心中盘旋若若,时常搅得人心绪不宁。

我要在这座城市的夹缝中寻找我的一条乡村小路来。润泽路是南充城的一条小巷子,每天上班我要经过四趟,路的历史不长,往上翻几页,也就是田坝头一条弯弯曲曲的烂泥土路而已,小路四周铺满稻香。如今,路变宽,田变成,不见稻香了。

叫润泽路的路太多了,名字起得有些乡愁,钢筋混凝土和高大楼房架构下的这条路,冷冰冰,硬硬硬,何来润泽呢?

润泽路在此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这座城市血脉中一不起眼的毛细血管罢了。一边是繁华的嘉兴路,一边是高速通衢耀目路,润泽路是一个大写的“H”字母中间那一横。如把城市比喻成一个乡村,润泽路就是乡村中一条最容易忽略的小泥巴路。

城市如一张撒开的网,乡村成了网中一尾鱼被打捞上来,这些鱼都搁浅在了城里的沙滩上,因此润泽路很挤,人车混行,街两边停满车,堵,堵,堵,堵得如同乡路远得看不到尽头。路短,步行千步不到,我每天用计步器在测。准确说,这条小巷,叫它巷子也不准确,既没幽深尽头,曲折路况,也没青石板铺就,更不见低矮木屋和雕花小窗,直直一条小街,有如由楼房切割出来的一小片天空。

满大街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我的乡亲。街头两个擦鞋小摊的出摊时间比东边升起的朝阳还早,在嘉兴路与润泽路交界处并排摆着一鞋。鞋子有泥了,沾灰了,藤椅上一坐,大妈忙不迭取出把牙刷来,洗,刷,上油,左右拉,交替擦,熟练得如在打扫自家庭院。大妈在低头擦鞋时,还不忘望望眼前往来穿梭的一双双皮鞋,停留下来的,或走得有些犹豫的,便期盼地招呼:“稍等!这位擦了,马上给你擦。”这个过程就如招呼来家闲坐的村里人。亲切自然随和。每当走过擦鞋摊时,面对大妈期待的目光,我也会瞧瞧鞋子,寻找擦鞋理由。

润泽路东西走向,路两旁栽植满大小叶榕,一株银杏有些另类,大概是其它树种枯萎后补栽上去的。行道树是朴素的,就如村头风水树一样,春嫩夏绿秋黄冬枯,一条树的走廊。刚翻春那会儿,过街,感觉路宽了,亮堂了,遇一辆市政工程车开工,后面一辆载有新砍树枝的车,才知道他们在给行道树修枝,枝修得有些狠,树的新旧疤黑如人面,一到四五月份,新枝一出,鹅黄色,嫩绿色,如刚孵出窝的小鸡崽一般,风一吹,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润泽路很干净,鞋行其上,不沾泥,不带水,自然也没了稻香味。

润泽路最拥挤时段当数早餐时光。米粉店人满而溢,食客站在街边端一碗粉顺势喝下,是喝,而不是吃,就如当初在乡下,村人端一碗稀饭走遍全村,或蹲树下,或坐石凳,你夹我碗一筷咸菜,我夹你碗一块碗子肉,嘻嘻哈哈,嚼在嘴里嘎嘣响,啧啧香。

路不长,店面多而不杂乱。开锁、美容美发、糕点烘焙、废品收购、纯净水代理、汽车租赁、五金小店、茶楼……碰到面熟的,点点头,寒暄两句,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认识。时光是位老人,慢吞吞地在润泽路上移动,是的,所有的日子都在此如此这般地上演着重复往返,见怪不惊。

走在这条路上,我就有了走在乡村小路上的感觉。

黎大杰(南充)

乱窜的野兽

瓦片(游仙)

地震是只乱窜的野兽 人心才是温暖的灯塔

一双手握住另一双手 一群人想着另一群人

我们彼此爱着 风雨同舟

一条路

走进,是冒着生命危险 走出去,是拥抱后的哭泣感动

九寨,只是地理上的天堂 祖国,才是温暖的家园

有一条路,铺满阳光彩虹 那是肩膀,汗水和爱

疼痛

王晓华(平武)

这个8月8日的夜晚 和那个5月12日的下午 一样疼痛 疼到了每一个人心中

美丽的人间天堂 在黑夜中颤颤撕裂 逝去的人啊 和绚丽的火花海一样 绽放在人们心中 活着的人眼含泪水 抚慰您的疼痛

地震云

姜维彬(泸州)

铺好了,鳞状的油彩 沿着溪流,直指天空 从没想过,地震云和九寨沟 哪朵花的蕾更美,8月8日 立秋后的竹叶打颤

一场秋雨刚刚洗刷了 谷香、菊花和一壶热酒 姐姐说,九寨沟的云 一路向西,地上的树影落水了 她和我说话时,姐夫 在天堂宾馆睡着了

九寨的母亲

春江潮涌(浙江台州)

发疯的大岩石 铺天盖地滚下来 一位年轻的母亲 比岩石更坚定 生死瞬间 用躯体挡住了岩石—— 女儿呀,你要记住 你的母亲,为你亲生了两次 你的生命将厚重于 神话般的九寨



荷塘精灵(罗建秋摄)

文艺评论

沉雄而健劲的诗意之美

——绵阳当代诗歌创作论之雨田

与绵阳同行已是半个多世纪,作为一个文学中人,对于雨田及其整个诗歌创作历程自然是十分熟悉的,无论是他诗歌写作的草创期间,还是他诗歌艺术的成熟年代,抑或是他诗歌艺术的辉煌日子,以及因子缔造出的他的那种诗意人生。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伊始,他便着手建造自己的诗歌理想国,并一路随着中国当代朦胧诗、先锋诗、现代诗、后现代诗的潮起潮落稳步前行,在国内外众多具有很高知名度和巨大影响力的报刊上发表了数千首诗歌和散文诗,陆续出版了《秋天里的独白》《最后的花朵与纯洁的诗》《雪地中的回忆》《雨田长诗选集》《雨田诗集》《乌鸦国》(纪念:乌鸦与雪)多部诗集,以诗歌创作荣获的各种文学奖奖项可谓甚是丰赡,不少诗歌作品经过译介,从而抵达多个异邦他国的诗学接受领地。这些无一不在说明一个事实:作为以现代诗写作确立自己诗人地位的雨田,不仅是绵阳当代诗坛里最具文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识,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当代诗歌美学建树的著名诗人。

处于诗歌写作草创期间的雨田,正如那个时代许多青春勃发的年轻诗人一样,不仅将爱情的诗意描述视为自己诗歌创作的主调,而且无不透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互为交融的彩色,既有质纯唯美的《蓝纱中联想曲》、流连顾盼的美丽《邂逅》、香甜诱人的《红果》之类,极具理想浪漫色彩意象的内涵蕴示,也有着《1987年11月5日下午:你》《夏天,认识的穿黑裙的姑娘》之类具体而清晰的形象指称,以及漫长难耐的《等待》、百思莫名的《无题》、看似近处实则遥不可及的《彼岸》之类充满心理焦虑和情感迷茫的意态能指。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快速变奏,或许是由于物化思想的日趋强烈,或许是由于人们之于爱情对象的选择更趋现实性和具体量化,诗人欲望向往和极力追求的那种爱情便彻底沉湮。这种充满情感坎坷和内心磨难的爱情,都深深地刺痛了诗人的灵魂,所以他不惜将他的阳刚特质、沉雄气韵、健劲语体的艺术品。尽管我们无法知晓他诗歌内涵的全部意义,也

未必得以彻底厘清那些充满神性的呓语和空灵的涵蕴,却能够在情感涌动的自然沟渠、理智行进的逻辑甬道,和具有独特个性、鲜明风格的诗歌话语里,倾听到诗人发于良知正义、丰盈内心、灵魂美丽的呐喊、咏叹、歌颂,触摸到他诗歌中那种坚毅而执着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正是当代中国诗坛少有的。

除了在诗歌艺术创作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外,雨田在当代诗学理论方面也有自身的独特理解和独到见识,这可能也是我们一直忽略了的雨田之于绵阳当代诗歌美学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雨田诗歌美学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他一直奉行和坚持的诗歌写作主张,或者说一种精神动力的内核:“诗人的特别任务除维护语言纯洁外,还应当充当人民的代言人和历史的见证人。”在他看来,诗歌语言的纯洁性是第一位的,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诗歌语言就是诗人存在的家,建基于之上的诗歌才能充分发挥“充当人民的代言人和历史的见证人”的社会审美文化功能,如果失去了这种诗歌语言的纯洁性,诗歌便不是诗歌本身,而是一种从属于其它的附庸。当然,诗人更为深地语意这样一个道理:维护诗歌语言纯洁性的精神旨归在于创造诗歌意象。虽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风尚、诗学观念和美学表达、理想追求,但创造独特而新颖的诗歌意象及其意象体系,却是其中的一个根本不能或缺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因为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维护诗歌语言的纯洁性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精神真体现。从这个意义维度进行考量,雨田的诗歌写作莫不是他对于这种诗歌主张和诗学理论的积极践行和率先垂范,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绵阳当代诗坛的群体诗歌书写。

步入新世纪以来的雨田,主要致力于对诗歌组诗及其系列的创作,从这些大量的诗歌作品中不难看出,既有对以前诗歌艺术的承继,又富于诗歌文本以些许新意,但在总体上依旧保持了他一以贯之的精神表达和艺术风格,一如既往地追求沉雄而健劲的诗意之美。(作者系绵阳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亲情亲恩

“一个月”父亲

从小到大,父亲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对象。父亲年轻时在村里做过会计和电工,只能糊口而无法养好一个家。屋后添了藕妹以后,生活更加紧巴巴,恨不得把一张纸币分成三份来花。所以我八岁那年,他跟随着的老乡远赴潇湘务工。那是我第一次与他分离,也是我第一次与他分离。彼时哪里知道,长时间、远距离的分离将成为一种常态,至今都无法改变。

小孩子谁不希望父亲在自己身边呢?当年电话尚普及,想要沟通,只能通信。幸好爷爷念过书,足以辅导读二年级的我完成一封信。昏黄的煤油灯下,爷孙俩字斟句酌,家中的情况,学习成绩都是笔下内容。刚买的尖尖钢笔用得顺手,经常划破信纸,很多生字不知如何下笔,爷爷耐心指导,一笔一画里隐藏着个留守儿童的真声。写完后,小心翼翼装进信封,邮递给远方的父亲。我现在还记得分明,收信人栏除了常规地址,还有“××人转”几个字,可以想见父亲的工作地点着实偏僻。

久而久之,我变得不盼望六一儿童节,不盼望中秋节,也不盼望春节,只特别盼望父亲回家来,我也猜不到是哪一天。但为了节省路费以补贴家用,他回家次数屈指一手的指头可数。更令人难受的是别离,正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父亲在家里的时间短暂只有十多天,长则不过一个月,来去匆匆。由于长期分开,初见面的那几天感觉十分陌生,不晓得说什么才好,刚培养出一丝亲近感,他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了。临行前一晚,他在

忙碌,我在沉默,一切打理妥当后,他坐到床头,帮我压一下被子,叮嘱我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然后把一张五块或者十块的纸币压到我的枕头下,说自己留着做零花。因为火车站在市里,离家太远,次日凌晨便要动身。听见响动,我立即醒来,但实不知该怎么告别,只能眯着眼睛,看他端着一碗面大口大口地吃,一边跟家人轻声细语,然后背起鼓囊囊的行李包走出房门,电灯“啪”的一声关掉,一片漆黑。鸡还没叫,鸡在送“客”。黑暗中,我的泪水终于无声地流下来,几乎滑到耳廓里,迅即冰凉,如同我的心。

在我幼小的心里,他是“一个月”父亲。其余时间,父亲是电话里的三言两语,是从邮局取回来的学费,是作文里或梦里遥远的亲热形象中,好陌生。最长的一次分离,是从我读初二到读大二,整整七年,我都没能见到父亲的面。其间历经中考高考,别家的父母全心全意“为生服务”,但我连他的面儿都未曾有见着——升学后急需大笔学费和生活费,他无法两全其美,好在最近几年,他都要在春节期间回一次家,做回“一个月”父亲,不再连年间隔。然而,父子俩说得上来的话越来越少。

如今,我亦工作多年,为着更高的目标努力,父亲肩头的担子丝毫没有减轻,仍然在外劳碌,不曾停歇。亲历红尘,我才知道,“一个月”父亲,寄回的费用和电话里的嘱咐都是父爱的不同形式,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父亲。他远在千里之外,却装在我心里。

我爱着我的“一个月”父亲,只是说不出口罢了。

汤飞(绵阳)